

## 清明·思念

在这金黄的故乡土地上,再也找不到妈妈给我们留下的身影,只有那无尽的思念在这无垠的花海里飞舞萦绕,那如阳光般灿烂、像春风般温暖的音容笑貌,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藏的记忆。

## 一路有你

□李希锦

一路北上。顺风车在黑黢黢的高速公路上疾驰。车窗外,无边的黑幕笼罩着里下河平原和人们甜蜜的梦乡。几个小时后,在老家小院,我和家人纪念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。

前一天中午,本来约好下午三点钟来接我回家乡的顺风车小哥,临时“放鸽子”,到点杳无音信。计划打乱,不得已,赶紧去汽车站,没有直达八百公里之遥盐城的班车,无奈中试图转道上海,恰在那时,广播里播送“开往苏州的班车马上检票了”。一个激灵,赶紧退掉前往上海的车票,转而取道苏州。晚上九点到达苏州,预约顺风车,天遂人愿,有司机秒接单。凌晨一点多,终于回到了那魂牵梦萦的小院子。

天明,远方的妹妹也坐上返乡的高铁,中午12点前,顺利赶到了家里。正好赶上我们为父亲安排的简短纪念仪式。父亲生前好友,二伯、舅公、岳父岳母等亲友,相聚一堂,回忆起父亲当年走南闯北的艰辛,恍惚间,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。饭后,下午四点钟,我们又匆匆开车返回他乡。

返程路上,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,我们子女抽出时间,舟车劳顿,从外地回到家乡,只为纪念父亲去世十周年,搞一个“仪式感”。值不值得?答案,不言而喻,写在年迈母亲绽放着的、满是笑意的眼神中。金钱有价,亲情无价!

返程路上,重温流年往事,回忆我们在父亲庇护下的快乐岁月。

小时候的记忆中,父亲的身影略微模糊。年轻的他在生产队当干部,清早,他的身影投入晨光,活力四射;晚上,一身疲惫和暮色相随,沉沉入梦。年轻的他在水利工地上,率先垂范,累得吐血,获颁“盐城县劳模”。年轻的他,26岁就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思绪飘向20世纪80年代初,父亲在村办五金厂跑销售。没有任何销售经验的他,跑徐州,下煤矿推销产品,销售业绩连年优秀,家里第一辆“飞鸽”牌自行车就是厂里奖励给父亲的,我家也成了村里首批“万元户”,受到镇上表彰。其实,年幼的我们知道,家里经济条件改善的背后,父亲背井离乡闯市场,走过多少路,吃过多少苦,受过多少委屈啊。每次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,家里就仿佛过年一样,热闹极了。父亲的帆布包里总有他带回来的小人书和作文选,这些珍贵的书籍,给我们带来最初的文学滋养,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五金厂改制,四十多岁的父亲二次创业,开服装店,贩运鸡蛋。那几年,我和妹妹接连考学,学校要交几千元的学费。父亲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,不得已,夜色中,他跑去亲友家里,递香烟,赔笑脸,道明来意,境况同样不宽裕的亲友脸上写着爱莫能助的“无奈”。好不容易凑齐学费,我和妹妹才踏上去外地的求学路。

思绪深深,总有父亲的身影,陪伴着我们成长,折叠在岁月深处。那年,我在学校长跑后尿血,医生诊断为肾结石,父亲吓坏了,火速赶来学校,给我熬中药,前后陪伴我一个月。又有一次,妹妹患病,父亲心急火燎地来到妹妹身边,陪妹妹住院治疗。舍不得住旅馆,父亲就在妹妹的病房里,搭个简易铺,直到妹妹痊愈出院,父亲才长吁一口气。

木落山高一夜霜。那天傍晚,临离开家乡,我们来到父亲居此长眠,幽静的墓园中。墓碑无言,时光不语。唯有长长的风,吹不尽儿女心头绵绵的思念。

## 从未走远的妈妈

□朱明贵

妈妈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四年,如今我已是儿孙绕膝、两鬓染霜之人,可对妈妈的思念,从未因岁月流转而淡去分毫。三十四年,一万多个日夜,我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念妈妈。梦见妈妈更是寻常,尤其在寒夜漫漫时,常会被一双温暖的手轻轻“掖”紧被角,黑寂中,妈妈带着熟悉的笑意低语:“腊月天寒,可别冻着了。”待我眨眨眼看清她的模样,那披着白底碎花棉袄的身影已悄然隐去,只留下满室清冷的思念。

多年前,票夹里不时会出现的一张张褶皱的五角钱纸币总会跳入眼帘,像妈妈从未走远的目光,温柔而慈祥。那是我十六岁时,在家乡小街读高中的一个冬晨,喝下妈妈熬的稀粥,背上书包正要往十三四公里外的公社中学赶。灶边的妈妈忽然撩起围裙,掀开贴身的薄袄,从内衣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这张五角钱,递到我手里:“这点稀粥不顶饿,到了沈灶要是饿了,就买两个热烧饼垫垫,不然怎么熬到晌午?”彼时的我赶路心切,接过那张皱巴巴的纸币,竟连一句话都没能出口。

后来年岁渐长,才慢慢读懂这五角钱的分量。在那个一只烧饼仅售两分钱、一个工分价值不足二角钱的年代,这五角钱足以买二十五只热烧饼,这对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少年而言,是实打实的生命接济。而妈妈为了给儿子攒下这“接济”的五角钱,要在田地里劳作多少个日夜,要省吃俭用多少个晨昏,才能将一分一厘积攒成这沉甸甸的关怀?如今,一位母亲给儿子五角钱早已不值一提,但我的妈妈五十余年前递来的这张纸币,早已被我珍藏在心底,与她给予我的无数疼爱一起,成为照亮我人生的温暖光芒。

1992年,当辛劳了大半辈子的父母为三个儿子盖起第三幢瓦房时,积劳成疾的妈妈在新房落成、准备为三弟操办婚事之际一病不起。在市第一人民医院,爸爸、舅舅拿着检查报告如雷轰顶,与我们三兄弟抱头痛哭。医生的结论冰冷而残酷:病入膏肓,恐怕难撑过三个月。我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

最终,红肿的眼眶没能瞒过心思通透的妈妈。她同意了舅舅“回一趟娘家”的请求,可在娘家只住了两宿,便执意催促爸爸带她回家,回到她挚爱的孩子们身边。

大约一个月后的一个冬日上午,妈妈提出让我扶她到自家承包地边走走。冬日的薄霜覆盖在麦垄、菜叶上,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。望着这片留下自己无数足迹与汗水的土地,妈妈喃喃自语:“我怕是等不到这麦子成熟了。以后这田地怎么处理,听村里安排就好。你在外面工作,大概率分不到,也别争什么。你哥哥在村里,弟弟刚结婚,你们三兄弟以后一定要团结和睦,好好做人。妈妈一辈子求和要好,你们可不能让我在那边也放心不下……”我左手紧紧攥着妈妈的手,右手将她轻轻揽入怀中,一个多月来积压的悲痛终于决堤,失声痛哭。

这些回忆,还有妈妈的身影,早已深深镌刻在我心里,成为我永远牵挂与温暖。这份思念,跨越三十多年的岁月阻隔,依旧鲜活如初……

## 又是一年菜花黄

□陈以忠

又近清明,那是我妈妈去天堂的忌日。

十年前的清明节前三天,妈妈悄悄地跟我咬耳朵:“老大,妈妈的身体不行了,只有三天光景,你还是将我送回乡下老家吧。”

我不敢相信妈妈很平静说出的话,但也不能违背妈妈的意愿,下午,专程将她从镇上送回老家。按照妈妈指定的行车路线,她振作精神坐在车上,让我慢慢开车,好让她看看沿途墨绿的麦野,闻闻春风里熟悉的油菜花香。

一路上,灿烂阳光洒下温暖金色,微微春风和煦拂面,妈妈挺直身子,拢了拢被风吹乱的满头银发,侧着头认真地看着阳光下的金色菜花,整个人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,俨然是一尊佛。

中途,妈妈让我绕道走到外婆庄上,我理解她想亲近自己的出生地,望一望自己的故乡景。在外婆庄子旁的大桥上,正好遇到了她的娘家人聚集在桥头,好像是特意在那里等待,车自然停了下来。

“舅大爷、舅老太好!”有了曾孙辈的妈妈响亮地问候着她的娘家人。

知道妈妈病情的亲人们先后热情地问候:“大姑老太太好!”“回老家啦,大姑老太太好好保重身体!”满含深情的声声祝福,让妈妈精神忒好,布满皱纹的蜡黄脸上似乎红润了许多,身子坐得更挺直了,竟然要我靠近路边一人多高的金黄油菜花,伸手撸一撸队列路旁的黄花球,看着沾有花粉的手,放在鼻子下深深地嗅,就是舍不得掐下一个菜花球。母亲不停地捻着沾上花粉的手指,欢欣地说:“今年的油菜花真大啊,金色直滴,肯定是个丰收年。”

我被乐观的妈妈感动了,眼睛模糊了,硬是没让泪掉下来。一个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的老太太,还保持金色阳光般温暖明媚的精神状态,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力量。

回到老家,亲戚、邻居、朋友前来看望,妈妈以最温情的善言吉语跟人交流、叮嘱,每一位到访者听着我妈妈的真情话语,无不潸然泪下点头回应:一定好好保重身体,快乐生活。

看着身体状况逐渐衰弱的妈妈,一直关注她的三弟不时地摸摸妈妈的手脚,随时感知妈妈的体温。头脑清醒的妈妈知道三弟的想法,微笑着安慰道:“你们放心好了,我走的时候手脚不会变冷的,一定是暖洋洋奔天堂。”

回到老家三天后的清明节,妈妈真的如她预期的那样,去天堂跟父亲相聚了。

又是一年菜花黄,春光依然明媚,春风依然和煦;又是一个清明节,菜花依然金黄,花香依然清馨。我的心情却很沉重,在这金黄的故乡土地上,再也找不到妈妈给我们留下的身影,只有那无尽的思念在这无垠的花海里飞舞萦绕,那如阳光般灿烂、像春风般温暖的音容笑貌,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藏的记忆。

